



服部文庫
117
80
1



117
80
+

五雜組序

五雜組詩三言蓋詩之一

體耳而水部謝在杭著書

取名之何以稱五其說分

部曰天曰地曰人曰物曰

事則說之類也何以稱雜

五雜組

雜易有雜卦物相雜故曰
文雜物撰德雜是與非則
說之旨也天數五地數五
河圖洛書五為中數字宙
五大陰陽相摩品物流形
變化無方要不出五者五

行雜而成時五色雜而成
章五聲雜而成樂五味雜
而成食禮曰人者天地之心
五行之端食味別聲被色
而生具斯五者故雜而係
之五也爾雅組似組產東

海織者效之間次五采或
縮子璽印或為冕纓或象執
轡或詠干旄或垂連網或
備三玄纁入貢或玄朱繩基
纒辨等威或丈二撫鎮方
外經緯錯綜物色鮮明達

于上下以為榮飾在杭產
東海多文為富故雜而係
之組也昔劉向七畧叙諸
子ラ凡十家班固藝文志因
之儒道陰陽法名墨縱橫
小說農之外有雜家按其

書云出于議官葉陰陽墨
 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
 王治之無不貫小說家出
 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造兩家不同如
 此班言可觀者九家意在

點小說後代小說極感其
 中無所不有則小說與雜
 相似在杭此編總九流而
 出之蓋天下之至賾而不
 可惡也即目之雜家可矣
 龍門六家儒次陰陽殊失

本末蘭臺首儒議者猶以
 並列藝文為非語曰通天
 地人曰儒在杭此編兼三
 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
 矣余嘗見書有名五色線
 者小言詹耳世且傳誦

孰與在杭廣大悉備後人
 蒙覆益人意智卦不敢秘
 諸帳中亟授剖剗與天下
 共寶焉

大沁山人李維楨
 本寧父

太極圖

大易之入象

太極圖

管中窺天

管中窺天

管中窺天

五雜俎卷之一



天部一

陳留謝肇淛著

老子謂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不知天地未生時此物寄在甚麼處噫蓋難言之矣天氣也地質也以質視氣則質為粗以氣視太極則氣又為粗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然雞子雖混沌其中一團生意包藏其中故雖歷歲時而字之便能變化成形使天地混沌時這箇道理包

管其中譬如濁泥臭水萬年不_變又安能變化
許多物事出來故老氏謂之玄牝夫子謂之太
極雖謂之有其實無也周子謂太極本無極似
於畫蛇添足矣

天地未生之初本無也無之中能生有而無不
可以訓故曰易有太極蓋已包管於無之先矣
卽不言無極可也若要言之則無極之前又須
有物始得幾於白馬之辯矣

天之蒼蒼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然曰
月五星可以躔度周步推測則天之爲天斷有
形體既有形體必有窮極釋氏以爲有二十二
天初說也假使信然二十二天之外又復何物
詎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噫非不論也所
謂極其至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也

朱晦翁曰天者理而已矣夫理者天之主宰也
而謂理卽天終恐未是理者虛位天者定體天
有毀壞理無生滅如目之主視耳之主聽世有
無耳無目之人視聽之理將何_可屬况聖人舉

天以敵奧竈此即蒼蒼之天不言理也

天積氣爾此且古不易之論也夫果積氣則當茫然無知混然無能而四時百物孰司其柄生死治亂孰尸其權如以為偶然則字蝕變故誰非偶然者而天變不足畏之說誠是也然而惠迪從逆捷如影嚮治亂得失信於金石雷擊霜飛不妖物告皆非偶然者也故積氣之說雖足解杞人之憂而誤天下後世不淺也

象緯術數之學聖人所不廢也舜以耕稼陶漁之夫一旦踐帝位便作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則造化之理固盡在聖人橐籥中矣後世如洛下閎曾一行王朴之輩冥思精數亦能範圍天地準儀倚蓋旋轉不差黍管葭灰晷刻靡爽亦奇矣至宋儒議論動欲以理該之噫天下事理之所不能盡者多矣况於天乎

天之不足西北也何以知之日月行斗之南而不行斗之北故也漢明帝嘲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北向看日然北方瀚海有孰平牌而天明之

國山出塞七千里便可南視北斗乃安知無北向
看日之地乎

天去地九萬里天體徑三十五萬七千里此亦
臆度之詞耳天之體日月星辰所不能周也而
况於入乎

七政之行自消自息何與人事而聖人必以璇
璣玉衡測之也遂使後世私智之士轉相摹竄
互出已見如周髀宣夜渾儀之屬議論紛拏各
有刺繆及測之而不得求之而不應遂以為幽

遠難明之事而天變不足畏之說防於此矣然
則舜非與曰舜之齊七政所以協歲時戒農事
也非後世無用之空談也

天地有太陽九大百六有小陽九小百六又云
天阨於陽九地虧於百六大期九千九百年小
期二千二百年故當陽九之會天旱海消而陸
焦當百六之會海水竭而陵自填按漢書曰四
千五百歲為一元一元之中有九厄陽厄五陰
厄四陽為旱陰為水又云初入元百六會有厄

故曰百六之會一說互異前說似太遠荒唐
 無稽後說四千五百歲之中九厄則五百歲當
 一厄而自古及今未有二百年不亂者至於水
 旱類仍恐無十年無災之國耳又何陽九百六
 之多也耶異聞錄所載又有陰七陽七陰五陽
 五陰二陽二皆謂之災歲大率經歲四千五百
 六十而災歲五十七以數計則每八十歲而值
 其一此說又不知何所據也按漢書又有元二
 之厄或云即元元之誤未知是否又吹劍錄載

丙午丁未年中國遇之必有災然亦有不盡然
 者即百六陽九亦如是耳

日陽精也而雷電虹霓皆陽屬也月陰精也而
 雨露霜雪皆陰屬也星宿風雲行乎陰陽之間
 者也日月恒有者也雷電雨露之屬不恒有者
 也星宿體生於地而精成於天風雲皆從地起
 而行天者也故兼陰陽之氣也

日出而葵藿傾月虛而魚腦減下之應上也虎
 交而月暈麟闕而日蝕上之應下也潮之逐月

桐之合閏上下交爲應也

秦始皇登君山遇大風雨遂赭其山隋煬帝泛

舟遇風怒曰此風可謂跋扈將軍一君之與風

雨爲仇不若魯陽揮戈以止日宋景發善言而

榮感退舍也

禮統曰雨者輔時生長均遍又曰雨者輔也今

閩人方音尚以雨爲輔

雲根石也然張協詩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

溟曹昆請雨文曰雲根山積而中披雨足垂雲

而復散則專指雲言也

四時纂要曰梅熟而雨曰梅雨瑣碎錄云閩人

以立夏後逢庚日爲入梅芒種後逢壬爲出梅

按梅雨詩人多用之而閩人所謂入梅出梅者

乃黴濕之黴非梅也

客星犯帝座此史官文飾之詞耳未必實也古

今帝主求賢下士者多矣未聞天象之遽應也

卽漢文帝之於鄧通哀帝之於董賢同卧起者

數矣未聞帝座之有犯也而子陵賢者一多之

寢遽云犯帝座部武帝微行宿_レ人婢婢塔拔
刀襲之同宿書生見客星掩帝座此賊也而子
陵同之乎史官於是爲失詞矣符堅之母以送
少子至灞上而太史奏后妃星失明羯胡腥羶
乃上干天象若是耶矯誣甚矣至於海內分裂
之時史官各私其主人君各帝其國不知上大
將何適從也宋仁宗嘉祐中有道人遊上京即
上聞召見賜酒次日司天臺奏壽星臨帝座恐
亦妄耳

客星有五周伯老子王蓬絮國星溫星所臨之
國周伯主喪老子主饑王蓬絮主兵國星主疾
溫星主暴骸然則五者俱非吉星也而史以子
陵當之亦不亦寬乎

星宿宿字俗音秀然辰之所舍有止宿之義則
音夙亦可也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
發殺機龍蛇走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則從夙
音久矣

天體東南下而西北高日月之行皆自南至中

五經通 卷一
天而止故南方暖而北方寒然日月之大有限
方夏至時雖距數萬里更無北向看日者此又
不可曉之理也

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
非謂月行速於日也周天度數每日日行一度
月行十二度有奇凡月初生明時行南陸如冬
至時之日及生魄時行中夫如夏至時之日故
月行一月抵日行一歲也

中宮天極星帝星也二台二公星也文昌六星

在北斗魁前天之六府故世以文昌為魁星也
太微東西藩各四星將相星也東壁文章星也
南極壽星也貫索獄星也昴胡星也箕風星也
畢雨星也彗孛攬搶熒惑妖星也太白兵星也
攷之歷代天文太白竟天兵戈大起彗星竟天
則有禪代之事

正德初彗星掃文昌文昌者館閣之應也未幾
逆瑾出首逐內閣劉健謝遷而後九卿臺諫無
不被禍萬曆丁丑十月異星見西南方光芒巨

天時余十餘歲在長沙官邸亦能看之無何而
張居正以奪情事杖趙用賢吳中行艾穆鄒元
標等編管遠方逐王錫爵張位等朝中正人爲
之一空變不虛生自由然矣

俗言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以北斗爲司命而
文昌者斗魁戴匡六星之一也俗以魁故祠文
星以祈科第因其近斗也故亦稱文昌司命云
傳會甚矣至以蜀梓潼神爲文昌化身者又可
笑也

數起於一而成於九九陽數也故曰九天九霄
九垓九垓九閔九有九野九關九氣九位九域
之類非必實有九也猶號物之數謂之萬耳聖
人則之分地爲九州別人爲九族序官爲九流
九卿九府天子門曰九重亦取九垓之義也
道書云九霄謂神霄青霄碧霄丹霄景霄玉霄
琅霄紫霄太霄恐亦附會之詞如天門九重又
安能一一強爲之名耶
蠡海錄云天之色蒼蒼然也而人稱曰丹霄絳

五經通義 卷一
霄河漢曰絳河蓋觀天以北極爲標準仰而見者皆在北極之南故借南之色以爲喻此言亦恐未然天無色借日以爲色故稱丹與絳者從日言耳不然彼稱青夫銀漢者又豈指北斗之北哉

酉陽雜俎載人不欲看天獄星有流星入當披髮坐哭之候星出災方弭金樓子言予以仰占辛苦侵犯霜露又恐流星入天牢方知俗忌已久今閩中新婦不載星行云恐犯天狗星則損

子嗣閨女間亦忌之而見流星以爲不吉亦古之遺禁也

災祥之降也謂天無意乎吾未見聖世之多災亂世之多瑞也謂天有意乎亦有遇災而反福遇瑞而遭凶者又有災祥同而事應負然不同者必求其故則牽合傳會不求其故而盡委之偶然將啓昏君亂主謂天變不足畏之端則如何而可也春秋著災異而不著事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瑞不足言也遇災而懼此理之常

何必問其應乎自漢書五行志以某事屬某占
至今仍之然史氏既事而言言之可益司天氏
未事而言言多不驗於是人主每遇災變恬然
無復畏懼之心矣今於歷代五行摘其尤異者
錄之

漢惠帝二年天裂東北廣十餘丈長二十餘丈
文帝五年齊雍城門外有狗生角
成帝末始元年河南樗樹生支如人頭眉目鬚
皆具又建始元年八月漏未盡三刻有兩月重

見

哀帝建平四年山陽湖陵雨血廣二丈長五尺
大者如錢小者如麻子

靈帝中平元年東郡界生草備鳩雀龍蛇鳥獸
之形毛羽頭自足翅皆具又樹中有人面生鬚
伐之出血

桓帝建和二年北地雨肉似羊肋又大如手
元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入
晉懷帝永嘉元年洛陽地陷有二鵝飛出蒼者

沖天白者墮地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自口喙無手足而動搖

愍帝時平陽雨肉長二千步廣一千七步旁有哭聲晝夜不絕臭聞百里數日劉聰后產一蛇

一虎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傍俄而后死諸妖俱不見

太康九年幽州有死牛頭能作人言永嘉中吳郡萬詳婢生子鳥頭兩足馬蹄一手

尾黃色大如枕又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

一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末年八歲一日暴長八尺

髭鬚蔚然唐開元二年五月晦天星盡搖曙乃止

元和二年十月日傍有物如人形跪手捧盤向日盤中有物如人頭又四年閏二月日傍又有

一日乾符六年十一月朔有兩日竝出而闔

元和六年三月日晡天陰寒有流星大如一斛
器墜兗鄆間聲震數百里所墜之上有赤氣如
立蛇長丈餘至夕乃滅野雉皆雊又十一年九
月甲辰有流星起中天首如甕尾如三百觔船
長十餘丈聲如羣鴨飛明若火炬須臾墜地有
大聲如壞屋者二

咸通十四年宋州獵者得雉五足其二出背上
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一尺餘為猫所啣數
百鼠反啣猫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大鼠擊
殺之餘皆去

大中十年三月舒州吳塘堰有象禽成巢闊七
尺高一尺水禽山鳥無不馴狎中有如人面綠
毛紺爪紫者其聲曰甘人謂之甘蟲
中宗時中郎將毛婆羅炊飯一夕化為血
天寶十二載汝州葉縣南有土塊相鬪血出數
日不止

咸通八年七月下邳雨沸湯殺鳥雀
周顯德七年正月日下復有一日

宋景德元年十二月日下復有二日
天禧四年四月有兩月同出西南方

淳熙十四年五月有星晝出大如日與日相摩
盪而入

咸淳十年九月有星見西方曲如蚓又有一星
闕於中天良久一星墜

元豐末嘗有物如席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
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
後大作每得人語則出先若列屋推倒之聲其

形丈餘彷彿如龜金眼行動有聲黑氣蒙之氣
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
或爲驢多在掖庭間自後人亦不大怖宣和末
胥息而北狩矣

慶曆三年十二月天雄軍降紅雪旣化盡血也
端平二年七月亦雨血

紹興二年宣州有鐵佛坐高丈餘自動迭前迭
卻者數日

淳熙九年德興縣民家鏡自飛舞與日相射

五祭終 卷一
雨毛雨土史不絕書而元至元二十四年雨土
至七晝夜深七八尺牛畜盡沒死則亦且古未
有之變也

百草不畏雪而畏霜蓋雪生於雲陽位也霜生
於露陰位也不畏北風而畏西風蓋西轉而北
陰未交也北轉而東陽已生也

夏霜冬雷風霾星孛謂之天變可也至於日月
交蝕既有躔度分數可預測於十數年之前逃
之而不得禳之而不能而且無害於事無損於

歲也指以爲天之變不亦矯誣乎蝕而必復天
體之常管窺蠡測莫知其故而奔走馳驚伐鼓
陳兵若倉卒疾病而亟救之者不亦兒戲乎傳
稱魯哀之時刑政彌亂而絕不日食以爲天譴
之無益告身之不悟也然司馬之時羊車宴安羯
胡落鬻日食三朝不一而足天何嘗譴而有益
也文景之世日月薄蝕相望於用而海內富庶
粟朽貫紅以爲天譴之厚於魯哀乎是爲父者
日朴責賢子而姑息不肖子也天不亦舛耶然

則何說之從曰日食變也而非其變者也譬之
人之有疾病也固有兢業保守而抱病不絕者
矣亦有放縱酒色而恬無疾疢者矣乃其壽命
脩短之源則固不係是也聖人之事天也無時
不敬而遇其災變則尤加皇懼焉曰吾知敬天
而已初不爲禍福計也蓋自俗儒占候之說興
必以其變屬之其事求之不得則多方傳會不
覺其自相矛盾而啓人主不信之端故金陵有
天變不足畏之說雖千古之罪言而亦自有方

段之見解也

三代之時日食皆不預告孔子答曾子諸侯見
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太廟火日食是也不知
古人不能知耶抑知之而不以告耶而預告日
食又不知起於何時也但不預告則必有陰雲
不見者故春秋於日食不恒書非不食也
使日食不預告令人主卒然遇之猶有戒懼之
心今則時刻秒分已預定之矣不獨人主玩之
卽天下亦共玩之矣予觀官府之救護者既蝕

而後往一拜而退，禘酌相命，俟其復也，復一拜而訖。事夫百官若此，何以責人主之畏天哉？谷永有云：日食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沈酒於酒禍在內也；京師不見，而四方見者，百姓屈竭禍在外也。司馬溫公又言：四方不見，而京師見者，禍尚淺也；四方見，而京師不見者，禍寔深也。其言雖各有理，終亦穿鑿。傳會浮雲蔽塞，一時偶然，即百里之中，陰晴互異，又安能必四方之皆見否乎？假令中國不見，而夷狄見，南夷不見，而北狄見，又將何詞以解耶？至於當食不食，當食而不及，分數者，則歷官推步之失，尤不當舉賀也。

世間第一誕妄可笑者，莫如日中之鳥，月中之兔，而古今詩文沿襲相用，若以為實然者，其說蓋出於春秋元命苞、淮南鴻烈、解及張衡靈憲。語耳然，屈原天問已有畢羽之說，而史記龜策傳載孔子言：日為德，而辱於三足之鳥。夫史記所載不見經書，而天問所疑皆兒童里俗之談。

近於遊戲至漢以後遂通用之而不疑矣
弇州載宋慶元中一歲五次月食而皆非望其
後有一歲八次而亦不拘望者今攷宋史天文
志並無之不知何所出也

日中既有烏又有羲和馭車月中既有兔又有
蟾蜍有桂有吳剛姮娥瑤璘又有廣寒宮殿瓊
樓金闕及八萬二千脩月戶何月中之淆雜而
人又何能一一見之也此本不必辯宋儒辯之
已自腐爛而以為大地山河影者又以五十步

笑百步也

東坡鑿空閣詩云懸空如水鏡瀉此山河影妄
稱蟾兔墓俗說皆可屏然坡知蟾兔墓之為俗
說而不知山河影亦俗說也段成式酉陽雜俎
云月中蟾桂地影也空處水影也宋人之論本
此
周昭王時九月竝出貫紫微之府無何而王濟
江溺死今人知堯時之有十日而不知周時之
九月也

相傳求樂中。上方燕坐樓上，見雲際一羽士駕鶴而下，問之對曰：上帝建白玉殿，遣臣於陛下索紫金梁一枝，長一丈。某月日來取，言畢騰空而去。上驚異，欲從之，獨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耳，安有玉殿金梁之理？卽有之，亦不當索之人間也。狐疑不決，數日。道士復至，曰：陛下以臣爲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上謝之，又去。翊日雷震，謹身殿。上大懼，括内外金如式製之。至期，道士復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

而一鶴銜之以去。上語廷臣原吉，終不以爲然。迺密遣人訪天下金賤去處，則蹤跡之至西華山下，果有人鬻金者，甚賤，乃隨之。至山頂，見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卽飛身而去。使者持半梁復命。上始悔悟，又傳弘治中有徽王亦被道士以此術詐得一銀鏤紋門檻，後事發被擒。此與小說載彈子和尚詐王太尉錢十萬貫事極相類。想羅公遠葉法善輩皆用此術，而世相傳真以明皇爲遊月宮，夫月豈誠有宮哉。

燕齊之地無日不風塵埃漲天不辨咫尺江南
人初至者甚以為苦土人殊不屑意也楚蜀之
地則十日九雨江干嶺側行甚艱難其風自晴
朗者一歲中不能二十日也豈天地之氣固有
所偏耶

江南每歲三四月苦霖雨不止百物黴腐俗謂
之梅雨蓋當梅子青黃時也自徐淮而北則春
夏常旱至六七月之交愁霖不止物始黴焉俗
亦謂之梅雨蓋黴與梅同音也又江南多霹靂

北方差少

魏時河間王子元家雨中有小兒八九枚墮於
庭前長六七寸自言家在河東南為風所飄至
此與之言甚有所知 國初山東新城王氏方
鰥居一日天大風晦冥良久既霽於塵空中得
一好女子年十八九云外國人也乘車遇風欻
然飄墜遂為夫婦今王氏百年科名貴盛無比
皆天女之後也

月犯少微戴逵以為憂而謝敷死人為之語曰

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榮惑入南斗，梁武帝徒跣下殿以禳之。既而聞魏主西奔，大慙曰：虜亦應天象耶？二人之心一也。一負時名，一負正朔，而卒不應也。然不以爲幸，而反以爲慙，固知好名之心有甚於生者矣。

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于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於中天野次窺之，故云不覆。晉郭翰少有清標，乘月卧庭中，織女降之，與諧。

伉儷後以七寶枕留贈，訣別而去。吾友孫子長少年美皙，七夕之夜感牛女之事，爲文以祝之，詞甚婉麗，忽如夢中爲女仙，召至瓊樓玉闕，殊極人間之樂。七日始甦，時皆笑以爲妄。余謂非妄也，魅也。人有邪念，稟得于之，就其所想以相戲耳。

北斗相傳如豕狀，唐一行於渾天寺中掩覆羣豕而北斗不見。國朝徐武功奉斗齋，甚虔，闔門不食豕肉，及論決之日，大風霾雷，電有物若

豕躡錦衣堂上者七馬遂得赦成金齒是其驗也一云北斗九星七見二隱

晉天文志凡五星降於地為人歲星爲貴臣熒惑爲兒童歌謠嬉戲鎮星爲老人婦女太白爲壯夫辰爲婦人其言甚怪誕然東方朔爲歲星蕭何爲昴星李白爲太白星唐太宗時北斗化爲七僧西市飲酒一行時北斗化爲豕入渾天寺中西川章仇兼瓊時太白酒星變爲紗帽藜杖四人飲酒宋嘉祐中壽星變爲道士飲酒不

醉夫星之精爲人所感而生理或有之豈有在天之宿變爲人物下遊人間者哉野史之誕甚矣至謂狼星直日遺有殘羊益妄矣

古今名世公卿皆上應列宿如諸葛武侯祖述馬遂武元衡之屬皆將卒而星殞然自古及今星殞不知其幾而懸象在天者不覺其稀少也豈既殞之後還復生長如人耶夫天之星應地之石也山海之中石累取而不竭斲盡而復出則星可知矣

徐整長曆云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然星之墜地化為石不過尺寸計耳豈應遽縮至是萬曆壬子十二月廿五日申時四川順慶府安州無風無雲雷忽震動墜石六塊其一重八斤一重十五斤一重十七斤小者重一斤或十餘兩豈有二十里之徑而僅一拳石之多哉大率以里數言天者皆杜撰之詞聖人不知道也

流星色青赤者名地焉有光者名天鴈其墜之

地主兵

今曆家祿命金木水火土五星之外又有四餘星一曰紫氣二曰月孛三曰羅喉四曰計都而羅計二星人多忌之考歷代天文志實無此二星也不知此說倣自何時余考宋蠡海錄所載有之則其說久矣今術家以四餘為暗曜豈亦以天象無所見故強為之說耶

上官桀時虹下宮中飲井井為竭越王無諸宮中斷虹飲於宮池漸漸縮小化為男子韋臯在

蜀宴將佐有虹垂首於筵吸其飲食晉陵薛願
虹飲其金願釐酒灌之遂吐金以報劉義慶在
廣陵方食粥虹飲其粥張子良在潤州虹飲其
甕漿後魏首陽山中虹飲於溪史傳所書不一
而足夫虹乃陰陽之氣倏忽生滅雖有形而無
質乃能飲食亦可恠矣今山谷中虹飲溪澗人
常遇之亦有飲於池者昔秦符生謂太白入井
自爲渴爾以此觀之其言亦未足深笑也
今人虹霓俱作平聲讀然虹亦作去聲今鳳陽

虹縣是也霓亦作入聲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
云恐人讀作平聲是也既有雌雄復能飲食故
字皆從蟲

余在浙中見人呼虹作厚音嘗笑之後見用脩
丹鉛錄作鬻鬻者海物之名也其字從魚豈可
指爲虹霓乎燕齊人呼爲醬又可笑矣吾郡方
言呼爲空去聲按韻書虹一音貢又作蝓則閩音
亦有自來也

唐代州西有大槐樹震雷擊之中裂數丈雷公

五雜俎 卷一
爲樹所夾狂吼彌日衆披靡不敢近狄仁傑爲
都督逼而問之乃云樹有垂龍所由令我逐之
落勢不堪爲樹所夾若相救者當厚報德仁傑
乃命鋸匠破樹方得出夫雷公被樹夾已異矣
能與人言尤可恠也又葉遷招曾避雨亦救雷
公於夾樹間翌日雷公授以墨豕與仁傑事政
同
雷之擊人多由龍起或因雷自地中起偶然值
之則不幸矣一云垂龍憚於行雨往往逃於人

家屋壁及人耳鼻或牛角之中所由令雷公捉
之去多致霹靂然亦似有知不妄擊者野史載
柴再思當大雷時危坐不動忽有四人昇其牀
出庭中俄而大震龍出僧道宣右手小指上有
小點如麻因雷鳴不已出手戶外一震而失半
指又有藏老僧耳中者出而僧熟睡不覺余從
大父廷柱幼時婢抱入園中雷下擊婢婢走雷
逐之入室安兒牀上而婢震死兒無恙也東郡
馬生爾騏言其母一日雷遶戶外念東室漏趨

視之大震一聲有龍自其枕下出穿屋而升枕
掀地上此非人之幸亦雷及龍之有知也
風俗通云雷不蓋雷聲者陽氣之發也收斂
之物觸之輒變動今人新死未斂者聞雷聲屍
輒漲起是也

論衡曰畫工圖雷公狀如連鼓形一人推之可
見漢時相傳若此然雷之形人常有見之者大
約似雌雞肉翅其響乃兩翅奮撲作聲也宋儒
以陰陽之理解釋雷電此誠可笑夫既有形有

聲春而起秋而蟄其爲物類審矣且與雲雨相
挾而行又南方多而北方少理之不可曉者萬
曆戊戌六月余在真州避暑於天寧寺大樹下
旁有浮屠卓午方袒跣與客對奕忽雷震一聲
起於坐隅若天崩地裂客驚仆地余仰視見火
燄一派從塔頂直入雲中塔角一磚擊碎墮地
是日揚州相距六十里亦震死一婦人
雷之擊人也謂其有心耶則枯樹畜產亦有震
者彼寧何罪謂其無心耶則古今傳記所震所

擊者皆兇惡淫盜之輩未聞有正人君子死於
霹靂者惟王始興幾罹其禍卒亦獲免非妄擊
也蓋其起伏不恒或有卒遇之者至於擊人則
非太故不足以動天之怒耳然而世之兇惡淫
盜者其不盡擊何也曰此所以爲天也使雷公
終日轟然搜人而擊之則天之威褻矣聖人迅
雷風烈必變不可以自反無缺而遂不敬天怒
也

余舊居九仙山下庖室外有柏樹每歲初春雷

必從樹傍起根枝半被焦灼色如炭云居此四
年雷凡四起則雷之蟄伏似亦有定所也

今嶺南有物雞形肉翅秋冬藏山中掘者遇
之轟然一聲而走土人逐得殺而食之謂之雷
公余謂此獸也以其似雷故名之耳彼天上雷
公人得而食之耶

傳記六和塔頂有月桂因風飄落此說不經之
甚月中豈真有桂耶夜靜風高從山外飄來者
耳史傳所載雨粟雨麥及魏河內雨粟安陽殿

雨朱李者皆此類也蓋自上而下故通謂之雨耳

天門九重形容之言也天豈真有門哉然嘗有入見天門開中有樓臺衣冠人物往來者何也曰此氣之開合也其樓臺人物如海市蜃宮頃刻變幻者也考之史傳燕馮跋北齊高洋皆獨見天開自知必貴羊襲吉馬浩瀾皆見之王文正公旦幼時見天門開中有已姓名則又異矣俗云見天開不以語人拜之大吉又有時裂十

餘丈人所共見者則災異也

諒輔爲五官掾大旱禱雨不獲積薪自焚火起而雨大至戴封在西華亦然臨武張熹爲平輿令乃卒焚死有主簿小吏皆從焚焚訖而澍雨至水旱之數聖帝明主不能卻也而以身殉之不亦過乎諒戴幸而獲免張熹死而効靈前人之雨天所以示聽卑之意也後者之焚天所以絕矯誣之端也天亦巧矣昔人謂亢旱之時上帝有命封禁五瀆此誠似

五帝系 卷一
乏每遇旱卽千方祈禱精誠億竭杳無其應也
燕齊之地四五月間嘗苦不雨土人謂有魃鬼
在地中必掘出鞭而焚之方雨魃既不可得而
人家有小兒新死者輒指為魃率眾發掘其家
人極力拒敵常有叢毆至死者時時形之訟牘
間真可笑也

南安王元植為相州刺史禱雨不効鞭石虎像
一百未幾疽發背死奚康生在相亦以禱雨取
西門豹舌三兒暴喪身亦遇疾萬曆己丑吾郡

大旱仁和江公鐸為守與城隍約十日不雨則
暴之既而暴又不雨則枷之良久始解無何江
至芋江登舟墮而傷足病累月幾殆人亦以為
黷神之報也

元微之詩云江喧過雲雨船泊打頭風過雲雨
打頭風皆俚語也今閩人猶謂暑天小雨為過
雲雨

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每盛夏狂雨雲自西
而興者其雨甘苗皆潤澤自東來者雨黑而苦

亦不能滋草木蓋龍自海中出也

俗云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同雨然雨非獨百里有咫尺之地晴雨迥別者余一日與徐興公集法海寺至暮而別余西行數十步即遇大雨如注衣巾淋漓興公東行點滴而已陳後山云中秋陰晴天下如一此語未試然亦恐不盡然也後山又云世鬼皆雌惟月中兔雄故兔望月而孕此村巷小兒之談安所得而稱之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古詩有之矣使置鬼閨室中終

哉不令見月其有不孕者耶月爲羣陰之宗月望而蚌蛤實月虛而魚腦減月死而羸蛇騰又豈月中有雄魚蚌耶

宋秘閣畫有梁文瓚五星二十八宿圖形狀詭異不知其何所本亦猶五嶽真形圖也

周書謂天狗所止地盡傾餘光燭天爲流星長數十丈其疾如風其聲如雷其光如電吳楚七國反時吠過梁者是也然梁雖被圍未有陷軍敗將之劍略地屠城之慘而七國不旋踵以亡

則天狗亦惡能為禍福俗云天狗所止輒夜食人家小兒故婦女嬰兒多忌之

閩中無雪然間十餘年亦一有之則稚子里兒奔走狂喜以為未始見也余憶萬曆戊子二月初旬天氣陡寒家中集諸弟姝篝火炙蠟房噉之俄而雪花零落如絮逾數刻地下深幾六七寸童兒爭聚為鳥獸置盆中戲樂故老云數十年未之見也至嶺南則絕無矣柳子厚答韋中立書云一年冬大雪踰嶺被越中數州數州之

犬皆倉皇噬吠狂走累日此言當不誣也

山海經曰由首山小威山空桑山皆冬夏有雪漢書西域傳曰天山冬夏有雪今蜀蛾眉山夏有積雪其中有雪蛆云

峨眉雖六月盛寒未必有雪惟至絕頂望正西一片白茫茫然不知其幾千里土人云此西域雪山也有一年酷暑西望不見白者而巴江之水漲逾百倍云是雪山水消耳

困學紀聞云瓊為赤玉詠雪者不宜用之此言

雖是然終是宋人議論古人以玉比雪亦取其
意與耳瓊瑤瑤玖皆玉之美名非顏色也且亦
比况之詞寧堪一一着相耶至於白鷗失素白
鷗白質黑紋原非純白伯厚又不知糾其非何
也

詩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霰雪之未成花者今俗
謂之米粒雪雨水初凍結成者也爾雅注引詩
作霰又謂之霽雪疏霽即消蓋誤以霽為霽也
失之愈遠矣霽亦音屑從雨從頁非從霽也楊

川條辨之甚明

霰似是霰之大者但雨霰寒而雨霰不寒霰難
晴而霰易晴如驟雨然北方常遇之相傳龍過
則霰下四時皆有余在齊魯四五月間屢見之
不必冬也然霰下之地禾麥經年不生蓋冷氣
凝結入地未化耳史書所載霰有大如桃李者
如雞子者如芥者如斗者惟武帝元封中霰大
如馬頭極矣稽神錄又載楊行自言天祐初在
鼓城避暑于佛寺忽聞大聲震地走視門外乃

見一電其高與寺樓等入地可丈餘經月乃消
其言似誕然宇宙之中恐亦何所不有
春秋書雨木冰蓋陰霧凝封樹上連日不開凍
而成冰人拊取之枝葉皆具謂之樹介亦謂之
稼俗言木稼達官怕唐永徽宋元豐中皆有此
異卒有牝雞新法之禍萬曆丁丑余在楚亦一
見之時江陵不犇喪斥遂言官天下多故是其
應也

風之微也一紙之隔則不能過及其怒也拔木
拆屋掀海搖山天地為之震動日月為之蔽虧
所謂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者耶且百
物之生非風不能長養而及其肅殺收成之者
亦風也人居大塊之中乘氣以行鼻息呼吸不
能頃刻去風而及其侵肌膚中榮衛卒然而發
雖盧扁無如之何至釋氏又謂業風一吹金石
皆成烏有豈非陶鑄萬物與天地相終始者哉
蓋天地之中空洞無物須得一氣鼓舞動盪其
間方不至毀壞即如人之有氣息一般莊子所

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息字亦有一義有生息之息有休息之息當其生息便是薰風及其休息便是業風小則為春夏秋冬大則為元會運世如斯而已

常言謂魚不見水人不見氣故人終日在氣中遊未嘗得見惟於屋漏日光之中始見塵埃袞袞奔忙雖暗室之內若有疾風驅之者此等境界可以悟道可以閱世可以息心可以參禪漆園齊物之論首發此義亦可謂通天人之故者矣

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可見盈虛消息自有主宰之者雖天地亦不能違也然除却天地更有何物此處見解難以語人亦不得以語人也
聖人之所謂知天者豈有它哉亦不過識得盈虛消息之理而已說天者莫辯乎易易之一書千言萬語總不出此四字但天之盈虛消息自然者也聖人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亦自

然者也世之高賢亦有懼盛滿而勇退者矣亦有薄富貴而高蹈者矣但以出處之間未免有心故又多一番廢障也

李賀詩門前流水江陵道鯉魚風起芙蓉老鯉魚風乃九月風也又六月中有東南風謂之黃雀風

海風謂之颶風以其具四方之風卽石尤風四面斷行旅者也相傳石氏女嫁爲尤郎婦尤出不歸妻憶之至死曰吾當作大風爲天下婦人

阻商旅也故名石尤云亦作石郵見李義山詩今閩人方音謂之颶風音如貝馬颶者簸也颶颶字相近畫容有訛音不應差或者誤作颶而強爲之解耳

北地之風不減於海颶而吹揚黃沙天地晦冥咫尺不相見歲恒一二云然每月風之起多以七八之日無者得雨則解閩地亦然也

閩中亦有颶風但一歲不一二發發輒拔樹掀瓦而止耳惟嶺南瓊崖之間颶風三五年始一

五帝系
發發則村落屋瓦林木數百里如洗舟楫漂蕩
盡成齏粉其將至數日前土人皆知而預避之
巨室皆以鐵楞木爲柱銅鐵爲瓦防其患也此
亦可謂之小業風矣

周禮以十有二風察天地之和命乖別之妖祥
蓋每歲十有一辰皆有風吹其律以知其和與
否此後世風角之始也春秋襄十八年楚師伐
鄭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楚
人多死古人音律之微足以察天地辨吉凶如

此其法今不復傳矣但卜之家量積較雨一
二應驗其它火祥卽史官所占不盡然也

關東西風則晴東風則雨關西西風則雨東風
則晴此續博物志之言不知信否太抵東風必
雨此理之常詩云習習谷風以陰以雨谷風東
風也東風主發生故陰陽和而雨澤降西風剛
燥自能致旱若吾閩中西風連日必有火災亦
以燥能召火也

古語云巢居知風穴居知雨然鳩鳴鳶鳴皆爲

雨候則巢者亦知雨也虎嘯獾見皆為風徵則
 穴者亦知風也至於飛蛾蜻蛉蠅蟻之屬皆能
 預知風雨蓋得氣之先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隨颺也船趨也石尤也羊角也少女也扶搖也
 孟婆也皆風之別名也濯枝也隔轍也潑火也
 驟霖也皆雨之別名也按爾雅風從上而下曰
 飈亦曰扶搖莊子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
 言太鵬搏此一風而上也近見諸書引用多云
 搖羊角而上而以搏扶作連縣字誤矣即杜少

陵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想此老亦誤讀也

廬山記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巨中嶺
 謂之山帶小出二百必雨然不獨廬山為然大
 凡山極高而有洞穴者皆能吐雲作雨孔子曰
 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惟泰山乎安
 定郡有峴陽峰將雨則雲起其上若張蓋然里
 諺曰峴山張蓋雨滂沱閩中鼓山大頂峰高臨
 海表城中家家望見之雲昇其頂來日必雨故

亦有鼓山戴帽之謠然它山不皆爾以鼓山有
洞穴故也海錄碎事云大雨由天小雨由山想
不誣耳

五雜組卷之一 終

六

亦有其山或謂之靈然危山不若靈山以說山有
滌穴故也海鏡碎事云大雨由雲外雨由山想
不誣耳

五雜俎卷之十一

